

東北壯遊

(一)

陳嘉驥

三代淵源幾番奔走

東北不僅富甲中國，並且富甲亞洲。如無此物華天寶的東北，中國充其量只是一個大國，而無法成爲強國。我感謝律鴻起先生，在我學校畢業那一年，便有幸的加入了中央社，進入了東北，並以記者的身份，暢遊曾經國軍光復的所有東北重要地區與城市，接觸了許多一般人所無法接觸的事物。

提起東北來，它與我家祖孫三代均有深厚淵源。祖父齋閣公，在清朝光緒年間，以戶部主事調任營口船捐局督辦；父親繩祖公，九一八事變前則在東北復縣、錦州、安東、撫順、西安、通化等地，先後擔任過推事、地方審判廳廳長、地方法院院長，高分院院長；我幼年曾在東北的撫順居住過，二十幾歲的壯年時，又以記者的身份，走遍了政府光復區的各個重要角落。

現在我想用「東北壯遊」爲題，把我在東北時所見所聞，鉅細無遺的忠實的寫出來，藉以供關心東北問題的參考。近年來，我曾寫過「認識東北」，「白山黑水的悲歌」，「廢帝英雄淚」，「白山黑水見聞錄」等四本有關東北的書。這四本書，都是由一篇一篇在報紙上、或雜誌上已經發表過的專稿彙集而成。內容上不但難以連貫，敘事上也無法避免重複，寫的雖不能算少，但

有些內容因需保留而不够充實。時至今日，距我當初寫東北問題時，已有了十幾年的歲月；昔時不便寫出的，現在也許許含著的指出；昔時一筆帶過的，現在也許可以說的詳細一點；昔時忘記寫的，現在可以藉機予以補充；昔時用直截了當寫出的，現在則可盡量以另一個角度予以論述。總之，過去那些稿件，係以我中央政府接收的軍政問題爲經爲緯；現在則擬以我個人的行動爲經，而以論敘評論接觸到的問題，以及當年東北關鍵人物行藏爲緯。

「東北壯遊」，係抄襲自易君左先生「西北壯遊」而來。易君左先生的「西北壯遊」真正意義如何？我並沒試着去瞭解，但是我直覺的感覺有所不同。第一，易先生係以遊爲主，而我以採訪工作爲主，遊爲副；第二易先生的遊，應該是一地接着一地有秩序的遊下去，而我是以瀋陽爲中心，一會兒安東，一會兒熱河，一會兒吉林，一會兒遼北。我所以只可以說，選「東北壯遊」這個題目，祇是覺得很好，至於「壯」與「不壯」，那就不去管它了。

考證交所暫作棲身

談我去東北的經過與我在學校畢業後那一段工作情形有聯帶關係。因爲如在平津一帶有了安定理想的工作，我將沒有機會，也不再想去東北

了。

民國卅四年六月，我的畢業論文，終於勉強被通過，並於七月拿到畢業證明書。學校並證明：我們的學校與北平輔仁大學，是我中央政府教育部所承認的兩個在淪陷區的大學。所以畢業文憑必須在我國擊敗日本後，中央政府教育部才能正式頒發文憑。因爲我決定到後方去工作，所以拿到畢業證明書後，立刻用照像攝製了數份，俾在去大後方時路上攜帶方便。當時從淪陷區，到連政府區有許多條路可行，而我選擇的是坐津浦路至江蘇省北部的徐州，再轉隴海路到河南省的商邱，然後由商邱取道陸路至漯河而至政府區。

我所以選擇這一條路，是因爲駐紮在商邱的偽第四方面軍張嵐峯部隊裡有一位朋友，他保證負責自商邱至漯河路上的安全。就在我的一位同學把一切準備妥當，就要啓行的時候，日本的裕仁被美國的原子彈嚇倒，在八月十五日舉雙手，向同盟國家無條件投降。日本的投降本來是天的好消息，但使我的計劃成了空，不知如何是好。在我們行將畢業時，在天津法租界的中國銀行曾向學校要求推薦幾位畢業生到該行服務，學校推薦王錦標與我等四人。中國銀行當時表示四人照單全收，惟通知王錦標等二人先行到職，我與另外一人則須等候另行通知。

日本投降後，經大後方的路途已中斷，同時去了也沒有意義了，因此必需先在天津就業。八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中國銀行去打聽，是否可進入中國銀行，打聽的結果是仍需稍待。可是我却在中國銀行意外地得到了天津市銀行公會成立證券交易所招考一批會計人員的消息。雖是報名日期已經截止，但經我向主辦人員央求的結果，竟然准許我報了名。交易所考試日期就在八月底，應試者超過千人，過了約摸十天左右，我接到筆試錄取，參加口試的通知。

口試由天津金城銀行董事長，也就是天津銀行公會理事長王鶴齡（？）先生親自主持，由他在三十名人中再挑選二十人。猶記王鶴齡先生當年已六十餘歲，鬚髮皆白，而面色紅潤，道貌岸然，氣派不凡。當我被叫進去問話出來後，有人說：「你已經被錄取了，因為理事長於問過你話後，向坐在旁邊的祕書人員點了一下頭，如果他把手擺一擺，那就表示砸了」。果然沒兩天，便接到報到通知，報到後並接受幾天訓練；所謂訓練，就是我一生的最厭煩的數鈔票與打算盤」。我於訓練期間，便搬到法租界原為天津六國飯店證券交易所宿舍內。交易所職員住宿舍的人並不多，所以一個人一間房子，房內設備很講究，與學校宿舍相比，當然舒適多了。

上班簽名平地風波

訓練了十幾天，我們全部被派到會計課的會計股服務，會計課另外還有場務股。課長就是負責訓練我們的一位宋先生。宋課長是一位老天津

衛，一嘴天津話，對人很和氣，但由於我的少不更事，以及一位姓蘇的股長與風作浪，把我甩到會計課會計股之外。當我以企待與興奮的心情，等待我步入社會從事工作的第一天，便被宋課長指名道姓的訓了幾句。

正式上班的第一天，雖然規定九點鐘開始，但是我却在八點半不到，就已經端端正正的坐在辦公室內。八點三刻左右，同事們才陸續繼續到達，因為尚未派定座位大家都是隨便坐。人都到齊了才有一位同事告訴我，須先到門口桌子上擺的一本十行本上簽到；於是我忙不迭去簽了一個名，就在我簽名時宋課長走進來，那時已經過了九點鐘。

宋課長在大家都坐定了之後說：「你們以後就照今天這個坐法就可以了，有必要時再調動。」他又接着說：「你們今後一定要準時上班不可遲到，今天第一天，有一二個同事遲到一點點沒關係，希望以後不要遲到。」宋課長並拿起簽名簿說：「簽名要一筆一劃規規矩矩的寫，不可潦草，規規矩矩的寫，這代表一個人做人做事一絲不苟的態度，像陳嘉驥這樣潦潦草草的大筆一揮是不應該的，希望以後不要這樣。」這時我心中有說不出一肚子委屈，第一個早到的人却變成了遲到，匆匆忙忙簽到更被指為潦草的「模範」。

第二天，我仍是八點多鐘第一個就來到辦公室，由於有一位同學來訪，我為了陪他到交易所內各處走走，所以就又匆匆忙忙的但是却一筆一劃的簽到了，等同學走了後立刻回到辦公室。宋課長來到後，蘇股長在宋課長那裏喃喃咕咕的說

了一陣子後，大聲喊道：「陳嘉驥到我這裏來！」蘇股長說：「課長昨天已經告訴過你，簽名要規規矩矩的，你看看你的字，『一個』比人家『兩個』還大，這個『驥』字更不像話，大的都侵佔到別人的格子裏，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很恭敬的問他：「股長，我因為有一個同學來找，為了陪他，簽名時匆忙一點，同時『驥』字筆劃多一點，所以才寫成這樣。」這位蘇股長生了一對小眼睛，陰沉沉的黑呼呼的，再加上滿臉落腮鬍子，叫人望而生畏，他聽完我講話後，很生氣的說：「這不是理由！同學來找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值得你這樣匆忙，做會計的人最需要謹慎細心，一筆帳記錯了你知道影響多大，在記帳時有人來找，你就可亂記嗎？」我站在那裏不知如何回答他這種強詞奪理問話，只好沉默不予回答，過了一會，他認為我已經「心服口服」，才說，「好了回去吧！」

簽第一行也算罪過

第三天，我還是在八點鐘第一個到了辦公室，小心翼翼的，把陳嘉驥三個字，一筆一劃的寫得不大不小，自己看着也很舒坦，心想今天總不會再出錯了吧！我端端穩穩的坐在自己位子上，看着同事們以各種不同的姿態走進來，最後才看到宋課長由蘇股長陪着一同進來。他們在簽到時楞了一下，蘇股長便怒氣沖沖的坐到他位子上，立刻喊陳嘉驥你過來，比昨天的「陳嘉驥你過來」聲調宏亮了好幾倍。我嚇得不知又出了什麼事，馬上很恭敬的走向蘇股長，為了消災並向他

來了一個鞠躬。他一拍桌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你以為你是大學生，我們這裏有好幾個大學生，那一個像你這樣不懂規矩，我告訴你你不要自找倒楣。」我知道今天的事可能不簡單，忍讓要有限度，逾此限度將是懦弱而被人欺，於是我說：「蘇股長我犯了什麼錯，可以好好講，用這種態度幹什麼？」他說：「幹什麼？我問你，簽名簿第一行是你簽到的地方嗎？這是課長簽到的地方，就是第二行、第三行也輪不到你，你大大列列在第一行簽名，你算什麼東西！」我也火了，馬上頂了過去：「你是什麼東西！我根本就沒注意這些，你為什麼不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蘇股長霍然間站起來，怒氣沖天的喊道：「你目無長官，真是可惡！」這時宋課長過來說：「算了，算了，陳嘉驥向蘇股長快道歉！蘇股長說你是為你好，教你作事的規矩，你不應該回嘴。」我轉頭過去向蘇股長說：「對不起」。蘇股長瞪着他那對小眼睛狠狠的說：「一聲對不起就能算了！你小子等着瞧！」。

離會計股改辦登記

過了二三天，我果然被甩出會計課的會計股，改派到會計課的場務登記股。會計股的人員都是經過考試而錄取，其中的課員、股長、課長則是由各銀行調派而來。場務登記股人員多半是介紹而來，學歷素質當然差很多，頂多是高中畢業，並且還有很多只是初中畢業。場務登記股下午不上班，上午雖然規定九時至十二時，其實只是從九點半做到十一點半就沒事了。主要工作不過

是在上午交易時，等待經紀人來登記，因為我們有二十幾個負責登記的，所以登記不了幾筆，一天就算工作完畢，下午就是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反而覺得輕鬆愉快。九月底補發薪水時，我領到偽聯銀券十萬元（這時仍是法幣與偽幣通用，其比率為一比五），雖然比會計股同事少了一萬元，但是心中仍然十分高興。星期天把妹妹從學校裏找出來，先到天祥市場後的萬順成吃碗米粥、鍋巴菜，中午到恩興德吃蒸餃，看電影後，晚上到致美齋去吃爆三樣、蘿蔔絲湯等，心中好不快活！

受此教訓戒慎恐懼

就在這一天晚上，一位同事告訴我，蘇股長寫了一個報告，要將你免職；本來已成定局，恰好理事長王鶴齡，聽說了這件事，你才沒有免職。這位同事並說：「理事長認為這不算什麼大錯，剛剛畢業的學生不懂規矩而已，不要隨便就開除人。」蘇股長知道你未被免職，他堅持不能留在會計股。蘇股長並說：「叫他到場務股去登記，那裏什麼也學不到，今後他將無法吃會計這行飯。你們在這裏把『能耐』學好了，走到那裏都有飯吃。」我聽到這番話後，心中才有了警覺，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有心離開證券交易所。受過這次打擊後，以迄到今日，我每逢遇到開會，以及其他需簽到場合時，都是心存戒懼，絕不在第一行簽名！

棄金飯碗去找二舅

正當我在證券交易所工作不愉快的時候，我碰到父親的老友崔俠甫。他告訴我，他就是政府派的文安縣的縣長，同時也知道母親的堂兄鄧崇熙二舅已自西安飛到天津，他是河北省第五區（後改為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後，政府的機構第一個到天津的當然是天津市政府，第二個就是主管天津、靜海、大城、文安、新鎮、霸州、任邱等縣的專員公署了。專員公署管轄各縣的範圍，論土地面積，可能比現在的台灣省還大。

我於是找到崇熙舅，表示願到專員公署工作。崇熙舅說：「證券交易所是天津銀行公會所辦，這等於是金飯碗，別人想找還找不到，你怎麼還要離開？證券交易所工作單純，並且有保障，待遇又好，那比專員公署強多了。」但是我堅持要離開，崇熙舅說：「你要再考慮一下，考慮好了再決定，如果一定要到我這裏來，隨時可以來。」於是我於十月初便到專員公署（偽組織舊津海道尹公署原址）去工作，奉派到第一科的總務股。

提起母親的家族，大城縣白洋橋鄧家來，在當年閉塞的北方，是相當開通的一個家族。我母親和四姨在清朝末季就到天津官辦的北洋女子師範去求學，不但衣飾已不同於當代的婦女，並且放了脚。在那個時代，在鄉下是相當哄動，並且被保守的人交相指摘。我母親的同學們多半是以後的名流夫人，如崔震華，是黨國元老張繼夫人；沈景英（沈亦雲），是黃郛夫人；夏景如是立法委員，三年前在台北逝世；其中以吳佩孚時代

紅人白璧武的夫人與我母親情同姐妹。我在天津時曾受照拂最多。她姓崔，但我却忘了她的名字。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馮玉祥混跡革命陣營期間，白洋橋鄧家出了兩個代省主席，一個就是崇熙舅以山東省民政廳長代理山東省政府主席。另一個是哲熙舅（字仲芝），以河南省民政廳長代理河南省政府主席。因為省主席全是西北軍軍人，他們只知打仗，行政外行，所以是十足有權的代主席。哲熙舅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時，曾至父親處要求給他找工作。當時父親不過是天津地方審判廳南馬路分廳監督推事，地位比推事強點有限，當然無法替他安排。哲熙舅便到馮玉祥西北軍內，因為胆敢杖答馮玉祥最親信副官，反而被馮賞識而飛黃騰達。

專員公署下的縣長

好像是十月五號，我被任命為河北省第五區專員公署第一科的辦事員。第一科等於是總務科，龐科長是我的表叔，秘書兼總務部主任的王主任是我摸不着邊的姨丈，另一個保管股主任黃主任在西北軍作過手槍旅旅長，張科員是滄州張繼先生的侄子算是我的表哥，另外一個辦事員輔仁大學畢業姓鄧的是不折不扣的表弟。總之在專員公署內，除了西北軍的人以及偽津海道尹公署留用的以外，其他等於都是我的老表，真是像江西的老表一樣，一表三千里。

我在專員公署職司物品材料的保管，除了專員所需物品外，其他的人領取物品，都需我在領物單蓋章，工友才能啟庫去拿。

縣長以新鎮、文安、霸縣的縣長走動最勤，

在我印象裏天津縣長劉桐山（？），好像有點尾大不掉。文安縣長崔俠甫曾任北洋政府國會議員，個子乾小黑瘦，現在屈就為縣長，勁頭仍然很大，一直鼓吹想辦法由崇熙舅自己兼天津縣縣長。崔縣長出去拜客，總是借崇熙舅的那輛舊汽車，並請兩個腰跨盒子砲的保安隊士兵，站在舊汽車兩個踏板上，以增加他的威風。當然回來後，崔縣長都自掏腰包，對汽車司機、保安隊士兵有賞，因此大家都很樂意為他服務。

就在雙十節前後，二哥自重慶飛來，母親亦自家鄉來津。母親是家的象徵，有母親在我就有了家，心中有無限的欣慰與鼓舞。同時學校轉來了天津中國銀行的通知，要我尅日到銀行報到，可是我到專員公署還不過十天，這怎麼向崇熙舅講出口呢？考慮結果只有在專員公署幹下去了。

收留偽軍給養為難

專員公署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淪陷時期，由崇熙舅策動下暗中歸附我中央政府的偽軍部隊。專員公署接收偽津海道尹公署成立後，今天三百，明天五百的漢奸部隊來歸，到了雙十節前後，已達三千左右，他們都成了專員公署的保安部隊。三千多人的給養，不是一個小數目，崇熙舅為此傷透了腦筋，尤其是眼看著就要冬天，冬天的服裝非馬上解決不可。由省府撥下的經費一點眉目也沒有，就是撥下經費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決定啓開偽津海道尹公署的倉庫，取出倉庫物資來，出賣後，以濟燃眉之急。這個工作由王主任主持，他們走了之後，崇熙舅又派我拿着專員公署的封條，去貼在倉庫大門上，以防

他人盜取。我坐着專員公署的三輪車，持着封條與漿糊，直奔海大道而去。這輛三輪車，形式與一般車夫在前，車座在後的三輪車不同；它的座位設在旁邊，好像一個厚斗一樣，看起來比較高貴神氣，但是騎起來則比較困難，並且轉彎也比較費力。

我坐着車經過證券交易所門前，碰到幾個同事，他們很親熱地打招呼，他們說：「宋課長把你的辭呈還留着，沒有轉上去，他昨天還叫人去找你，意思是讓你回來，同時過一段時間仍可調回會計股。宋課長人不錯，他並不同意蘇股長對我們這樣凶，為記帳問題蘇股長又和一位同事吵起來，聽說他可能離開證券交易所。」我說事已如此，我不好意思馬上再離開專員公署，這樣對親戚不好交代。聊了幾句，我就坐車到了偽津海道公署倉庫，倉庫非常宏大，內部存儲的有布、香烟、軍鞋、麵粉等，真是滿倉滿廩。我到時已經拉走很多輛人力大板車，只剩三輛大板車在裝香烟，這三車裝滿拉走後，王主任把大門上了鎖，由我以十字交叉，在門上貼了封條。這時河北省第五區專員公署已改為河北省第二區專員公署，我看到封條上寫的是第二區專員公署才知道，唐山一帶是第三區專員公署保定府一帶是第四區專員公署……倉庫物資是經由王主任的手，流入市場變成鈔票，於是專員公署於開辦近三十天才發放薪水，我來的最晚所以最少，他們每人五萬上下，我才三萬元，比證券交易差了一大截。專員公署有了錢，於是招標為保安隊士兵採購

棉衣與添置裝備。

辦總務要謹守原則

王主任是一個總務老手，買東西非常會殺價，買的東西比別人便宜，購辦保安隊士兵軍大衣，把規格訂好後，他利用商人的競標，比預期的價錢，賤了很多。最後得標的一個姓劉的專做軍衣的商人說，我這次是為拉長主顧，等於賠本來做，為自己國家部隊盡點力，比被從前漢奸們敲竹槓有意義多了。有一天那位軍衣商派了一個小伙計，送我一對象牙圖章，並且刻好我的名字，字體是一明一暗。因為母親曾告誡我：「作事後不得收人家的禮物，收了人家禮物就會被人利用而誤事，你父親一生清廉，才能在外面作事一作幾十年。」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肯收，當我與那位小伙計推來推去的時候，王主任過來說，你可以收下，這沒關係，姓張的表哥也說，在外面作事不能這樣固執，這個不會有人講話的。我還是不肯收。王主任轉臉向小伙計說，他不肯收就算了，小伙計才走開。因此我想到王主任他們可能是已收到了禮物。事後，王主任說：「我辦了一輩子總務從來不出事，我眼看著多少人發了財，我從不眼紅；又眼看著多少人坐牢，我也不憐憫他們，這是自作自受；跟着專員這樣長官作事，他不要錢，我們就好辦事。你不勒索人家，人家就不恨你，也不會告你；收點小禮物，這算不了什麼，吃他們幾頓這也是應該的。」因此，我倒是跟着王主任，吃了幾個大館子，像南市的登瀛樓、法租界的悅賓樓、鵲華春等。王主任很會點菜，要的菜全是名菜，他向我說：「表侄你跟

着我，是你修來的口福，咱們不伸手向他們要錢，就得吃吃喝喝，過兩天我叫他們請我們幾個到利順德大飯店去吃西餐、跳舞。」

繳械整編專員辭職

利順德還沒去成，專員公署忽然發生大的變故。當崇熙舅正在與沖沖的，今天點開這個保安部隊，明天察看那個保安部隊，為他們發給蓋，買棉被，並告訴他們已訂製棉大衣時，忽然有一支三百人的保安部隊，被駐屯天津的中央軍九十四軍軍長牟廷芳，派部隊予以包圍繳了械，保安隊士兵也被帶走不知去向。第二天又有一支保安部隊，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崇熙舅趕緊向牟廷芳軍長交涉。與九十四軍政治部魏主任談判的結果，他說九十四軍職司天津市治安大責，牟軍長為天津地區警備司令，如果天津市出了事如何得了，所以奉命把一些游雜部隊繳了械，重新編組，絕不會虧待他們。崇熙舅告訴魏主任：「這些偽軍，過去都是經我千辛萬苦策動過來的部隊，部隊長都跟我深厚關係，我可保證不會出事。」魏主任則認為這事關係太大了，萬一他們裏面有共黨奸謀，一騷動影響了整個大局，誰負得起這個責任。談判沒有結果，因此第二區專員公署的部隊，都先後被繳了械予以改編。崇熙舅面臨這種局面，實在無法作下去了，於是向河北省政府孫連仲主席請辭。

我聽到崇熙舅辭職的消息，於是就準備在交接時辭職，證券交易所當然不好意思再回去，因此，就到中國銀行去打聽。同學們告訴我，中國銀行最近進來十幾個人，在目前不會再要人了。

崇熙舅的辭職經過挽留，於第二次堅辭時終於被接受，並改派為大清河河務局局長。第二區專員的職務改派的人選，就是九十四軍的政治部魏主任。我聽說了這個消息，第一個把辭呈遞上，崇熙舅說也好，你剛剛學校畢業，又「學有專長」，在國家開始重新建設時，那裏都需要人。他並且說，我不記掛你將來工作問題，龐科長他才使我發愁，他們高不成低不就，大清河河務局是個閒衙門，現在無事可作，也用不了幾個人，我無法帶他們去，所以我只批你的辭呈，聽說他們也要辭，我將一律不批，留給魏專員來處理。

轉到軍糧城碾米廠

魏專員就職的那一天，來了很多來賓，其中軍人最多，省政府並派一廳長來監交。那個監交人對崇熙舅執禮甚恭，推崇了一番，魏專員也客氣一番。他說專員公署的人，都是跟鄧專員從事地下工作，對國家有貢獻而與敵偽拚過命的人，誰也不能只幫鄧專員而不幫他，因此任何人辭職他都不會接受。魏專員就職後，當時只有我一個人離開，而我那些表叔、表兄、表兄弟們的命運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從那天起，我就未再到專員公署去過，而我的工作問題，的確如崇熙舅的所料，沒有幾天便有了新工作。我離開專員公署好像是十月二十六七號，就在第二天，我就在學校推薦下，去拜見河北省田糧處天津儲運處處長王麟，十一月一日就正式報到，到儲運處軍糧城碾米廠上班了。

(未完待續)